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一年余了，我最不能忘的是他的

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
他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

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

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
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
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

朱自清作品集

精读本



太白文艺出版社

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天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决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临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

“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精
读
本

朱自清
作品集

朱自清著 沈文利

朱自清



朱自清
作品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自清作品集精读本/沈文利编.一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6

ISBN 978 - 7 - 80680 - 616 - 6

I . 朱… II . 沈… III .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 I 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9604 号

朱自清作品集精读本

作 者 朱自清

编 者 沈文利

编 委 罗文英 朱金媛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封面设计 天之赋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侯桂英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xy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6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0 - 616 - 6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10005

前　　言

朱自清(1899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字佩弦,现代著名作家、散文家、学者、民主战士、伟大的诗人。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1916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入哲学系,参加过五四运动,是文学研究会早期会员,还参与发起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中国新诗社,开始发表新诗。1920年大学毕业后,在浙江一带多所中学任教,并撰写小说和散文。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昆明西南联大任中文系主任,从事学识研究和杂文写作。抗战胜利后,参与爱国民主运动,在身患重病时,仍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国面粉宣言》;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毛泽东曾赞扬过朱自清的骨气,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

朱自清有著作27种,共约190万言,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朱自清虽在“五四”运动后开始新诗创作,但是,1923年发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却显示出他的散文创作方面的才能。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散文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朱自清整个创作中,他的写景散文在现代文学的散文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运用白话文描写景致最具魅力。文字刻意求工,显示出驾驭语言文字的高超技巧。朱自清还有另一语言风格的散文,即用平易的语言,在朴素的叙述中寄寓真挚深沉的情愫。这类作品常常能表现作者正直、热情、进步的心怀。

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篇幅短小,结构缜密,虚

实相间，详略得当，在有限的篇幅中营造了绚丽多姿的意境，给人以无穷的艺术魅力。谈及朱自清的散文，我们都会想到朴素动人的《背景》，轻盈凝练的《匆匆》，明净淡雅的《荷塘月色》，委婉真挚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朱自清被公认为是极少数能用白话写出可与古典散文媲美的名篇的散文家。

杨振声曾对他的为人及早期散文有过知人论世的评价：“他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不缺乏风趣。对人对事对文章，他一切处理都是那么公允、妥当、恰到好处。他文如其人，风华从朴素出来，幽默从忠厚出来，腴厚从平淡出来。”郁达夫在谈到朱自清散文的独特风格时，认为他的散文“贮着那一种诗意”。

在此我们精心挑选了最具其代表性的诗歌、散文、杂记等作品收录出版，重新结集为《朱自清作品集·精读本》奉献给读者，目的是使读者识见到朱自清作品的总貌，进而全面的了解朱自清，增进自己的文化修养。希望广大读者能在闲暇之余，打开这本书，静静领略一代文学大师的心血之作，从中汲取到有益的知识，便是我们的心愿所在了。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对朱自清先生艺术的领悟难免会失之偏颇，衷心地希望它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编 者

背影

- 003 序
007 女人
011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013 背影
015 阿河
021 哀韦杰三君
023 飘零
026 白采
028 荷塘月色
030 一封信
033 《梅花》后记
035 怀魏握青君
037 儿女
042 旅行杂记
047 说梦
049 海行杂记

踪迹

- 055 光明
056 歌声
057 满月的光
058 羊群
060 新年
061 北河沿的路灯
062 怅惘
063 沪杭道中
064 秋
065 自白
066 纪游
070 送韩伯画往俄国
071 湖上



朱自清作品集·精读本



你 我

转眼	073
挽歌	078
独自	080
匆匆	081
侮辱	082
宴罢	084
毁灭	086
赠A.S.	094
风尘	096
歌声	097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098
温州的踪迹	104
航船中的文明	109

“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113
扬州的夏日	129
看花	131
我所见的叶圣陶	134
论无话可说	137
给亡妇	139
你我	142
谈抽烟	151
冬天	153
择偶记	155
说扬州	157
南京	160
《忆》跋	164
《山野掇拾》	167
《子恺漫画》代序	171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173



欧游杂记

5200223

- 179 序
181 威尼斯
184 罗马
189 潘卑故城
192 瑞士
196 荷兰
200 柏林
205 德瑞司登
208 莱茵河
210 巴黎
223 西行通讯

伦敦杂记

5200223

- 231 自序
233 三家书店
238 文人宅
243 博物院
248 公园
252 加尔东尼市场
254 吃的
257 乞丐
260 圣诞节
263 房东太太

标尺与尺度

5200223

- 269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
272 回来杂记
275 论严肃
278 论气节
281 论吃饭



论雅俗共赏



- 论雅俗共赏 287
论百读不厌 292
论书生的酸气 297
论老实话 304

语文影及其他



- 说话 311
沉默 313
擦天儿 316
如面谈 321
人话 327
论废话 329
很好 331
是喽嘛 334
不知道 336
话中有鬼 340
正义 342
论自己 345
论别人 348
论诚意 350
论做作 353
论青年 356
论东西 359

集 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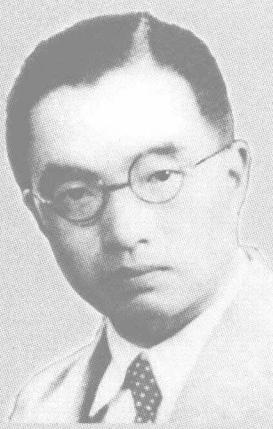


- 憎 363
父母的责任 366
春晖的一月 372
白马湖 375
赠言 377

- 378 春
379 哀互生
380 论说话的多少
382 买书
384 松堂游记
386 初到清华记
388 北平沦陷那一天
390 这一天
391 重庆一瞥
392 新中国在望中
393 外东消夏录
397 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
398 我是扬州人
401 我所见的清华精神
402 论且顾眼前



朱自清作品集·精读本



朱自清作品集·精读本

背影

《背影》，散文集，1928年10月上海开
明书店出版。分甲、乙两辑，收散文小品
15篇；书前有序文《论现代中国的小品
文》一篇。

序

胡适之先生在 1922 年 3 月，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篇末论到白话文学的成绩，第三项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举了四项。第一项白话诗，他说“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项短篇小说，他说“也渐渐的成立了”；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他说“成绩最坏”。他没有说那一种成绩最好；但从语气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现在是六年以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但是太需缓了；文坛上对于它，已迥非先前的热闹可比。胡先生那时预言，“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把握。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长篇差不多和从前一样。戏剧的演作两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兴。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东方杂志》从二十二卷（1925）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夏丐尊，刘薰宇两先生编的《文章作法》，于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而外，有小品文的专章。去年《小说月报》的“创作号”（七号），也特辟小品一栏。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复胡适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第三是诗。……”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但有举出“懒惰”与“欲速”，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那却是不够的。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与“欲速”，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我们知道，中国文学

向来大抵以散文学^①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为准，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都有许多小品文字，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入，那就未免太广泛了。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胡先生说，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他说的那种“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这也就是说，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是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的。在这个情形之下，现代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颇为扼要，且极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到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但你要问，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我想那也许是一种反动。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

① 读如散——文学与纯文学相对，较普通所谓散文，意义广些——骈文也包括在内。

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能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这其实也就是说我不能做诗。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短篇小说是写过两篇。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凭你说“懒惰”也罢，“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这本小书里，便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像小说；但你最好只当做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于分作两辑，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怎样不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关于这两类文章，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郢看过《旅行杂记》，来信说，他不大喜欢我做这种文章，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这其实有些

冤枉，我实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他后来看了《飘零》，又来信说，这与《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欢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踪迹》，说只喜欢《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杂记》一类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朱自清

1928年7月31日，北平清华园

女 人

白水是个老实人，又是个有趣的人。他能在谈天的时候，滔滔不绝地发出长篇大论。这回听勉子说，日本某杂志上有《女？》一文，是几个文人以“女”为题的桌话的记录。他说，“这倒有趣，我们何不也来一下？”我们说，“你先来！”他搔了搔头发道：“好！就是我先来；你们可别临阵脱逃才好。”我们知道他照例是开口不能自休的。果然，一番话费了这多时候，以致别人只有补充的工夫，没有自叙的余裕。那时我被指定为临时书记，曾将桌上所说，拉杂写下。现在整理出来，便是以下一文。因为十之八是白水的意见，便用了第一人称，作为他自述的模样；我想，白水大概不至于不承认吧？

老实说，我是个欢喜女人的人；从国民学校时代直到现在，我总一贯地欢喜着女人。虽然不曾受着什么“女难”，而女人的力量，我确是常常领略到的。女人就是磁石，我就是一块软铁；为了一个虚构的或实际的女人，呆呆的想了一两点钟，乃至想了一两个星期，真有不知肉味光景——这种事是屡屡有的。在路上走，远远的有女人来了，我的眼睛便像蜜蜂们嗅着花香一般，直攫过去。但是我很知足，普通的女人，大概看一两眼也就够了，至多再掉一回头。像我的一位同学那样，遇见了异性，就立正——向左或向右转，仔细用他那两只近视眼，从眼镜下面紧紧追出去半日，然后看不见，然后开步走——我是用不着的。我们地方有句土话说：“乖子望一眼，呆子望到晚；”我大约总在“乖子”一边了。我到无论什么地方，第一总是用我的眼睛去寻找女人。在火车里，我必走遍几辆车去发见女人；在轮船里，我必走遍全船去发见女人。我若找不到女人时，我便逛游戏场去，赶庙会去，——我大胆地加一句——参观女学校去；这些都是女人多的地方。于是我的眼睛更忙了！我拖着两只脚跟着她们走，往往直到疲倦为止。

我所追寻的女人是什么呢？我所发见的女人是什么呢？这是艺术的女人。从前人将女人比做花，比做鸟，比做羔羊；他们只是说，女人是自然手里创造出来的艺术，使人们欢喜赞叹——正如艺术的儿童是自然的创作，使人们欢喜赞叹一样。不独男人欢喜赞叹，女人也欢喜赞叹；而“妒”便是欢喜赞叹的另一面，正如“爱”是欢喜赞叹的一面一样。受欢喜赞叹的，又不独是女人，男